原住民的小米生活文化



遠古的布農族人，相信生物都有靈和魂的存在，透過信仰和儀式，人與生物便能溝通，進而相互共生共榮，人類更懂得生命的價值。因此，布農族人會吟唱這首「召喚作物的祭曲」，以求作物豐盛，家庭平安，祭歌文如下：

manququ manququ mai 呼喚 呼喚 在開始之前
qumai aumai zensuk 要開始 要開始 前往未開墾之地
minhupan minhupan maduq 肥沃之地 變成小米
minmaduq minmaduq minmaduk batal 小米變成稗
minbatal minbatal minbatal bainu 稗變成豆
minbainu minbainu laian 豆變成綠豆
minlaian kalidang 綠豆變成樹豆
minkalidang minkalidang bahat 樹豆變成南瓜
minbahat minbahat pui 南瓜變成玉米
minpui minpui tai 玉米變成芋頭
mintai mintai utan 芋頭變成地瓜
minhutan minhutan dakpus 地瓜變得長長的
minjdukpus mindukpus 變長變長變得長長久久生生不息

資料來源／
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
http://citing.hohayan.net.tw/



一、臺灣原住民族與傳統作物—小米的淵源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古老而深遠，在各部落裡流傳許多小米起源的神話故事，傳說中小米出現於天上、地底，是來自遠方的一種神聖作物。

有關於臺東地區各原住民族小米起源的神話傳說，經由研究團隊的蒐集及整理，分別簡述如下：

阿美族

有一對天神夫婦來到地上生下了一對兄妹，有一天，妹妹久病未癒，發高燒成了聾子，她時常覺得耳朵發癢，於是伸手挖耳朵並掏出了細細小小的粒狀物，她不以為意隨手往地上一丟。幾天後，地面上長出小草，後來又結了一把又一把的小米，而天神夫婦知道此事，就把小米的栽培方法傳授給這對兄妹。



卑南族

從前，地面上有個大洞，可通往擁有大量穀物的地下部落，而地面上的部落沒有任何種子可以栽種農作物。有一天，一對地上部落的夫婦決定到地下部落偷一點種子來種植農作物，為了不讓地下部落的居民發現，夫婦將小米種子、芋頭藏於私處內帶到地面上，從此以後，地面上的人們開始耕種農作物，而食物就不再匱乏。



魯凱族

有一對夫妻將幼子放在大樹下的搖籃中便開始進行開墾，當工作告一段落，便前去察看大樹下的幼子，卻只看到搖籃裡有一塊大石頭，於是他們開始尋找失蹤的幼子，直到傍晚才放棄搜尋而返回家中。

過了好幾天，他們的兒子終於回來了，但卻成長為一位壯碩的青年。青年與陪同返鄉的神靈和部落的人一起耕作，收成的農產品一部分留在部落，一部分由神靈帶回天上，而神靈要求人們使用這些聖物來進行祭儀，使得部落年年豐收。



排灣族

很久以前，只要煮一粒小米，就能變成滿滿一鍋小米飯餵飽全家人，但是有一位懶惰的孕婦，她偷偷煮了一大把小米，結果熱鍋中小米越煮越多並且噴濺出來，因此孕婦也就活活被燙死。事後，天神知道此事，勃然大怒，認為族人不勤勞且貪心，就降下疾病和天災，懲罰人民必須勞苦工作，而煮小米飯的時候就須放很多小米才能夠吃得飽。



布農族

在太古之時，有兩個兄弟，他們因為受到一群自稱為「pun」的人百般欺凌，兄弟倆人為了躲避這群人的欺壓，於是他們逃到了山上，並以狩獵為生。但過了一段時間，這對兄弟突然發生衝突，後來他們決定下山，弟弟往西走，據傳後來成為鄒族達邦社之祖，而哥哥則不斷流浪走到了海邊。某一天，哥哥在海邊撿到了小米種子，如獲珍寶並帶回到山上種植，時至今日，山上的部落裡到處都有了小米。



雅美族（達悟族）

很久以前，蘭嶼島上沒有小米，可是達悟族人聽說在陸地上（指臺灣本島）有種植很多的小米，於是蘭嶼有數名男女來到臺灣尋找種子。而達悟族人中，有一位聰穎的女人將小米種子藏在私處中，讓小米種子不被海浪沖走順利渡海，從此以後，蘭嶼島上才有小米可以種植。



參考資料：
1. 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 http://citing.hohayan.net.tw
2. 書名：原住民神話與文化賞析／作者：林道生
3. 從小米神話傳說探討台灣原住民文化／作者：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鹿憶鹿

二、原住民族的歲時祭儀

臺灣原住民族群的歲時祭儀是依循四季的運作，而訂定祭典活動，大部分都是依照小米生長的時節劃分出不同的祭典儀式，如開墾祭、播種祭、除疏祭、收穫祭、進倉祭、豐年祭等，這些繁瑣的祭儀是體現部落中共同生活價值，其含義在於表達族人對天地的感恩及祈福祝禱，展現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互動，同時也是訓練個體的生存方式以及凝聚族人間的向心力，族人們相信舉行祭儀的順利與否，就能知道是否受到神靈與祖靈的庇佑。

原住民族聚落多半依山伴海而居，主要以農耕及漁獵維生，其祭典除了小米的農耕祭儀外，也因族群的生活環境不同而發展出不一樣的祭儀形式，像是在高山居住的布農族有打耳祭，環海而居的達悟族則有飛魚祭，阿美族則是豐年祭，卑南族在年底則有大獵祭等，在在顯示各個族群在祭典中展現的信仰、社會組織、傳統生活與禁忌文化的形式。

參考資料：
臺灣原住民歲時祭儀數位典藏知識網「認識歲時祭儀」
http://210.241.123.26/dispPageBox/SNCP.aspx?ddsPageID=INTRO&

1 小米豐收的歲時祭儀

隨著時代變遷，臺灣早已發展成高度現代化的社會，部落中原有的傳統祭典也有很大的變化，甚至逐漸成為文化觀光的選項，也吸引了許多遊客到部落拜訪參觀，然各地區的原住民族群仍舊堅持遵循傳統文化，傳承及延續歲時祭儀至今，更成為臺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精神象徵。







1 2 3

1. 每年 7-8 月就是阿美族人舉行豐年祭的季節，族人返鄉團聚慶豐收。
2. 隨著 7 月小米收穫季節到來，卑南族知本部落的男子齊聚在巴拉冠（男子聚會所）跳舞慶祝豐收。
3. 魯凱族在小米收穫季到來時，族人進行部落遶街活動，告知族人祭典開始了。

照片提供：達魯瑪克社區發展協會古馥維先生

2 小米農耕的歲時祭儀



開墾祭
（國曆 11 月 ~12 月）

由家族長老引領前往開墾的土地立標，告知其他家族，此地已有人準備耕種，現今已轉化為對豐收的祈禱。



播種祭
（國曆 12 月至隔年 1 月）

在播種小米之前，先舉行播種祭祭儀，以祈求所播種的小米能有好豐收。



除疏祭
（國曆 3 月 ~4 月）

由長老至小米農地拔小米數根，邊祝禱邊種回去，祈求祖靈庇佑小米能順利長大結穗纍纍。

收穫祭（國曆 6 月 ~7 月）

在每年的農作物收成後，各部落的居民感謝上天帶來農作物的豐收，並祈求上天賜予平安。
照片提供：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胡傳技先生。



進倉祭（國曆 7 月 ~8 月）

小米進倉前，家族長老會祈求神靈保護小米經得起存放，讓家族永遠吃不完。
照片提供：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胡傳技先生。



參考資料：
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
http://citing.hohayan.net.tw

三、部落與小米的故事—部落人物專訪

卑南族

專訪卑南族下賓朗部落 曾明輝先生

在氣候漸暖的三月底，正是下賓朗部落的 misa'ur(婦女除草季)，婦女團中的少女手裡拿著傳遞訊息的銅鈴 (taw-lyulr)，在下賓朗部落跑步繞行，該部落理事長曾明輝先生說：「傳訊銅鈴是部落很重要的祭儀工具，用來告知部落族人祭典序幕即將開始，而少女敲打銅鈴的目的是告訴部落中還沒有起床的婦女，要快點來到廣場前集合準備出發。」待部落婦女集合完畢後，所有人開始祈禱並告知祖靈，今天將要在小米田進行除草工作。

曾理事長說：「卑南族婦女在部落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許多工作都需要婦女來完成，而男子們在部落的廚房中準備早餐及中餐慰勞婦女。」婦女在除草的同時，也會唱著歌謠，並教導少女們跟著唱歌，學習部落的文化。通常，婦女團會在除草季的工作結束後回到部落中，並走訪年紀較長而行動不便的婦女給予關懷，讓不能參與祭典活動的婦女也能一起同樂並享用中餐。這時候，部落的成年男子 (valisen) 則收集材薪準備炊煮中餐，準備杵臼、未脫粒的小米與熟糯米材料及器具讓婦女團遊戲，另外也需準備中餐前的餘興節目讓婦女團享樂。







1 2
3

1. 部落婦女在除草時，男子為婦女們準備午餐及提供娛樂節目慰勞婦女的辛勞。
2. 卑南族婦女在小米田間除草情形。
3. 除疏工作告一段落，婦女們一同聊天、唱歌。

在婦女除草季之後便是 muhamud(完工祭)，婦女們會盛裝、頭戴花環及配戴禮刀出席，並和除草季一樣敲打傳訊銅鈴，待婦女團集合完畢後，會在部落入口進行競跑（venkas）的儀式，而入口處放有成年男子準備的慰勞品「苧藤 (traker)」。賽跑完的婦女們拉起苧藤分成兩行隊伍跑步回部落中，而隊伍要圍繞年邁落後的長輩，以表示對長輩們的尊重，終點處有成年男子準備的竹枝，分別讓前三名婦女攜帶，然後所有人圍繞成半弧形，開始唱著部落中的古調，一起回憶除草時的點點滴滴，互相幫助與玩樂的情形，在歌舞歡呼中結束今年的除草季活動。

曾理事長說：「以前婦女除草季能夠持續一個月之久，家家戶戶皆有小米田需要部落族人共同互助除草，在這期間是維持族人間感情連繫的重要環節之一，在下賓朗部落裡，會繼續保存這項傳統祭儀，讓部落青年學子繼續參與部落中的祭典，使這些重要的文化能持續在部落中展現。」







1
2
3

1. 中午吃飯前，婦女們開始玩遊戲。
2. 除疏祭之後進行完工祭，婦女們會在部落裡繞街慶祝。
3. 完工祭結束前，婦女們一同告別今年的除草季。

布農族

專訪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校長 胡傳技先生

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位在延平鄉桃源部落的桃源國中後方，是布農族成立的第一所「部落學校」。胡傳技校長是鸞山部落的耆老，相當重視部落文化傳承，期望教育部落學童了解自己身為布農人的意義。

胡校長說：「早期布農族人在開墾儀式完成後，通常會在田裡選一小塊地進行小米的試種，而撒播小米種子儀式都必須由家裡的女兒來執行。」胡校長告訴我們，小米撒種工作開始之前，父母就會讓女兒洗澡並且保持乾淨，而且小女孩的雙手都不能觸碰任何東西，媽媽要幫小女孩穿上乾淨的衣服，就連吃飯都要父母親來餵食，因為小女孩要保持乾淨的雙手來完成神聖的小米種子撒播儀式，之後正式撒播小米種子的工作則由家中婦女接手執行，此時男子則用鋤頭協助翻土覆蓋小米種子。





1 2 | 3 4

1. 在小米正式播種之前，會由家中的女兒來進行播種的儀式。
2. 八部合音由部落男子主導和歌，而作物收成的結果也仰賴歌曲唱得好壞。
3. 現在的小米田常遭到鳥害的威脅，而為了趕走鳥群，部落族人常費盡心思。
4. 孩童向長輩學習如何綑綁收穫後的小米。

照片提供：
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胡傳技先生

在布農族農耕工作時也有許多禁忌，胡校長說：「在播種的時候，不能一面播種一面吹口哨，這樣種出來的小米會像吹口哨的嘴形一樣細小而不飽滿。」事實上，布農族是一個十分謹守傳統文化的族群，1937 年學者在南投縣境內的布農部落頭目家中發現一塊木刻畫曆，上面以圖騰記載小米耕作祭儀時間，因此更了解原住民族群的小米農耕文化中，布農族群農耕文化的傳承相當完整，就連古老的歌謠也是。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的歌謠被世人稱為「八部合音」，而這首祭典歌謠唱得好壞都與小米的收成有關，布農族人會懷著敬畏莊嚴的態度來唱這首古老的歌謠。然而，不僅是歌謠關係著小米豐收的好壞，其實早期布農族人居住的環境海拔偏高，那裡只有肉食性的老鷹棲息，因此鳥害較少，在收穫季到來時總能採收許多的小米。

但是，到了日據時代，日本人為了方便管理當地居民，而讓布農族人遷居至山下，因此在低海拔地區栽培小米時，常被小鳥啄食，直至今日，小米因鳥害的關係收成明顯較差。胡校長說：「我們過去居住環境都是高海拔的地方，鳥害沒有現在這麼嚴重，現在小米的鳥害非常嚴重，小米反而長得不好。」





專訪歷坵部落耆老 杜義中先生

「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種下小米。」從屏東來的杜義中是歷坵部落的小米達人，很多人都稱他「杜爸爸」。杜爸爸從小就跟著長輩學習許多部落的文化，早期也跟著部落長輩輾轉遷徙到臺東縣金峰鄉歷坵落腳，也在部落裡種下許多由各地蒐集而來不同的小米品系，如今隨著部落小米開始復耕，讓許多族人興起延續傳統智慧的動機。

杜爸爸說：「以前我們在種小米的時候不會像現在種那麼多，在新地開墾時也會進行儀式告知祖靈，但是信奉新教（指基督教）以後，除了每天早中晚會禱告外，我們在工作或到田裡種小米也都會禱告。」多元文化的融入雖讓部落社會結構改變，但歷坵部落在部分傳統祭儀上，仍舊維持原有的方式進行著，也持續遵循先人的智慧進行農耕工作。以前的族人在種小米的時候，都會選擇尚未開墾過的新地（乾淨的地）來種植小米，也會依照家裡的人口，只開墾足夠的土地，若是小米種得太多的話，就無法好好的管理。





1 2 3 4

1. 部落小米的品系表都是杜爸爸親手做的。
2. 來到歷坵部落，杜爸爸會告訴訪客許多在部落流傳的小米故事。
3、4. 每年小米收穫祭到來，歷坵部落會舉辦與小米有關的趣味活動，讓祭典增添樂趣。





杜爸爸告訴我們，他小時候是在屏東生活，以前長輩嚴守耕作小米時的禁忌，像是「祭新米」之前，不能食用小米，否則容易招來災厄。杜爸爸說：「以前的人沒有很富裕，有時候會發生糧食短缺的問題，小時候老人家告訴我們，曾經有族人帶著剛採收的小米上山打獵，後來肚子餓就把小米煮來吃，結果病死在山上。」部落裡一直在流傳著，每年採收的小米必須要在收穫祭時祭拜祖先後，才可與族人一起食用。

杜爸爸說：「現在我們的子女都有固定工作，大部分時候都不在部落裡，所以都是我們的孫子在幫忙工作，像現在的小米已經收割了，之後開始要種的洛神花都是孫子幫忙種的。」而杜爸爸出自於對小米的情感，除了不斷種植小米的工作外，同時也持續推動保存不同的小米品系，他希望能將部落裡所蒐集到的小米品系保留下來，並透過簡單易懂的品系表，讓部落族人認識小米的來源，同時也會繼續轉述與小米有關的故事給部落的子孫們，讓部落的小米故事一直留傳下去。

魯凱族

專訪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村長 胡進德先生

在開始撒播小米種子之前，達魯瑪克部落裡還保留著開墾儀式及夢占的習俗，長老會先請示祖靈，詢問族人所選擇的土地是否適合開墾種植小米，而族人會在土地四周挑一小塊地方，開始象徵性的開挖，而開墾祭當日不能做其他事情，族人須直接回家，等待晚上睡覺時進行夢占(kiasipi)儀式，並從夢中得到啟示，得知祖靈是否會賜與土地讓族人種植小米，才能繼續進行燒墾及播種。達魯瑪克村長胡進德先生說：「雖然現在有許多年輕人離開部落到外地工作，族人共同進行的祭典活動也沒有之前熱鬧，但是在換工的時候，同氏族的家庭都會輪流幫忙一起進行燒墾、播種、除草，而現在達魯瑪克的青年團也持續參與換工的工作安排。」達魯瑪克目前的換工時間也因現在社會趨勢而有所不同，燒墾祭及播種祭的時間都縮短時間在同一天進行完畢，部落中的青年團或婦女甚至會利用 SKYPE、Line、Facebook 等現代通訊軟體，事先知會部落族人進行祭典活動的時間及相關事項，甚至在除草祭或狩獵祭時也會先用通訊軟體進行短暫會議，再決定召集族人進行活動前的會議，宛若一個有規模的小型企業。





1 2

1. 在小米收穫祭裡，達魯瑪克部落的族人都會盛裝一同跳舞慶祝。
2. 在小米播種前，魯凱族人會進行祭儀告知天地祖靈。（照片提供：達魯瑪克社區發展協會古馥維先生）

到了小米熟成即將收穫時，就是魯凱族最盛大的祭典登場的時機，部落中每戶人家須將收穫的小米進貢給家族頭目(yatavanane)，而頭目會將小米收起來，並選擇較好的小米交給部落青年，以杵臼及傳統方式來搗打脫殼，接著婦女將去殼後的小米煮成小米飯(mwalai)，用瓢盛裝再以傳遞、輪流的方式食用小米，讓部落族人一同品嘗新米，而剩下的小米就全數集中在祖靈屋(rusivawan)內保存，在下一次播種祭時，家族頭目會打開祖靈屋將小米種子分給需要種植小米的族人，若是在種植期間發生雨水過多或是乾旱，導致小米生長情況不好，族人可以再次請求頭目打開祖靈屋，拿取小米種子重新耕種，但若是部落中有較弱勢的家庭及缺糧的情況發生，也能請求頭目給予一些小米供需要的家庭食用或種植，而祖靈屋就成了部落族人共同的倉庫，而非只是頭目私有的。胡村長說：「小米是魯凱族人心目中最神聖的作物，歲時祭儀幾乎都以小米為中心，而祖靈屋就成了部落裡『食』的銀行。」



小米入倉前，頭目會選擇較好的小米交給部落青年與婦女，並與族人一同品嘗新米。(照片提供：達魯瑪克社區發展協會古馥維先生)

雅美族（達悟族）

專訪蘭嶼野銀部落青年農民 謝俊雄先生

蘭嶼當地種植小米的時間和臺灣本島相同，也都在每年的 1-2 月播種，同年 6 月採收，當地早期的品種與現在的黃色小米在顏色上就明顯不同。謝俊雄先生說：「現在蘭嶼種小米的人很少，大多數都是以種植芋頭為主，記得小時候小米煮起來是灰色的，味道有點甜，穗也很長，但是不好種。以前老人家就是累積看月亮、看氣候的傳統智慧，來決定種植小米的時機，但現在種的小米都是外來種，相當好種，反而蘭嶼原有的小米品系就沒有人種了。」

在蘭嶼每到種植小米的時候，都是以氏族的系統來分工，若是家族在年底播種後到隔年的飛魚季結束，這個部落的氏族就會舉辦好月節 (apiya vehan)，又稱作收穫祭，族人會將祭典的牲禮分送給親友，以慶祝並感謝上天在飛魚季期間的庇祐。而種植小米對當地人來說，更是象徵農作物豐收的意思，表示家族的人都很勤勞，能夠種植很多的農作物。





1、2. 謝俊雄先生栽培的小米田不用任何化學藥劑。

謝先生也提到：「早期在地下屋內放有一種以藤編製的置物箱，小米和其他農作物都會儲放在裡面，將珍貴的小米和農作物好好保存起來，防止老鼠啃食。」長久以來，蘭嶼當地人的主食是芋頭及地瓜，而小米則是一種極為神聖的上等食物，只有特定的日子才能夠食用，如孩子滿月、妻子生產，或是送禮分享的禮物，現在當地也仍保有這樣的習俗。另外，新居落成或是拼板舟 (tatala) 完成，或是大船 (cinedkeran) 要進行下水典禮的時候，就會邀請朋友到家裡做客，若是家裡有種植小米的話，就準備一把小米讓朋友帶回去，因此小米就透過部落之間禮尚往來，讓其他部落的族人帶回去利用，使得所有部落的小米品系有交流的機會。

由於當地人相當重視與土地的情感，達悟族人耕作時並沒有使用肥料，完全依靠大自然的雨水、陽光和土壤來栽培農作，不讓這些上天賜與的天然資源有任何一點汙染。

四、原住民部落的小米文化保留

專訪國立臺東大學教授 劉炯錫先生

小米是一種神聖的食物，是親朋好友間才分享的上等禮物。

劉教授告訴我們：「小米的價值不應該由經濟思維來看待，應該由主要的文化思維來探討，經濟發展是次要的元素，在原住民文化中，經濟不是最重要的，能夠存活才是首要的生活條件。」

一般人們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傳統文化印象似乎是以打獵為主，但是卻忽略了更重要的小米農耕文化。事實上「狩獵」是從小米生長期間過程中，還未結穗收成或是已經收成之後所分支出來的活動。其實小米對於大部分的原住民族群而言，不僅是生活中的主食，在信仰方面更是「主神」，因此才衍生了一系列的小米農耕祭儀，也因此更顯示小米不只是重要的食物，同時也是神聖的信仰寄託。

小米在生活中不可或缺，透過小米可以讓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良好，也能轉化成信仰儀式，成為人與神靈間溝通的橋樑。因此舉行小米的祭儀不僅是對祖靈談話，也是要尊重及感謝「小米神」賜與好吃的小米、芋頭、野菜及其他食物，讓人們吃了這些食物之後有健康的活力。

而在 2004 年，劉教授與戴明雄牧師合作部落社區營造，並以小米為主軸，從開墾、播種、驅鳥、收穫等一系列特色文化角度切入，來重新建立部落農耕體系，讓部落的傳統文化活絡起來，同時也將族人找回來一起參與這項農耕文化的活動。而戴牧師也耗費多年的時間帶領部落族人投入小米的農耕活動，更吸引部落耆老積極參與，將這些流失的小米文化重新在部落中展現，而小米的農耕祭儀帶動了部落文化的復甦，也讓收穫的小米成為具有經濟價值的部落產物。



排灣族每五年舉行一次五年祭，祈求天地神靈讓小米豐收。（照片提供：希望猴子數位工坊高信宗先生）



小米代表原住民族文化核心，不能用經濟價值來衡量。

五、原住民族的食農教育

專訪桃源國小校長 鄭漢文先生

現代人在生活形式上變化相當明顯，人們受外界多元化飲食影響，生活中加工品的比例也直線上升，孩子們也會在電視廣告的影響下，對加工品產生了好奇心，漸漸地習慣吃加工品，而味蕾是會被馴化的，吃了過多的加工品容易讓身體逐漸習慣加工品的味道，失去了品嘗食物原有風味的能力。

鄭校長說：「學童在家中除了吃媽媽煮的菜，也會受到電視廣告或是同學之間的影響而渴望吃加工品，造成加工品被過度強調，而忽略食物本身的價值及重要性，因此近來人們希望飲食習慣能夠回歸傳統的本質，讓食物能回應土地與人的相互關照，更讓人對土地有所情感。」

如今，無論是原住民族或是漢人族群雖然不是每天穿著自己的民族服飾，但是在飲食上卻能看見明顯的文化特質。原住民族傳統飲食上，小米是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在過去，原住民族對待食物是相當地慎重，食物對原住民族而言就是神聖的東西，因為食物是帶給靈體生命及能量的重要來源。比如在種植小米之前都會舉行祭典儀式，其含義是人與土地及植物之間的溝通方式，要讓種植的作物選擇一個尊敬食物也懂得珍惜食物的人來品嘗它，因此也讓栽種的人尊重作物，也因此產生了連結情感。

部落的小孩跟著祖父母或是父母親在田裡栽種，透過親自栽種的方式，讓小孩認識土地與食物之間的關連。鄭校長說：「要讓孩子認識食物並產生情感，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讓孩子們親自栽種所吃的食物，過程中就會體會到生命成長的感動，等到收成時也會感受大自然賜與的喜悅，吃的時候更會珍惜所栽種的作物。」





透過小米的栽培，培養孩童們對食物的感動與尊重。